

盛唐生态诗学

王志清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盛唐生态诗学

—— 王志清 著 ——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盛唐生态诗学/王志清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4

ISBN 978-7-301-11664-7

I. 盛… II. 王… III. 唐诗: 山水诗—文学研究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27485 号

书 名: 盛唐生态诗学

著作责任者: 王志清 著

责任编辑: 韩文君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1664-7/G · 2062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zyl@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46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6.25 印张 162 千字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7.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序

“全面视镜”的盛唐山水诗考察

我与王志清先生至今尚未谋面，是对王维诗歌的共同爱好让我们成为了学术知音。

我忝为中国王维研究会会长，对王维研究自然就格外关注，志清是王维研究的后起之秀，他的第一篇王维研究文章发表在1993年的《人文杂志》上，此后便陆续见有志清的此类研究文章发表。2002年初，志清将他新出版的专著《纵横论王维》寄赠给我，这是他十年辛勤笔耕的成果。把已经发表的许多篇论文反复修改后编辑成书，使我看到了志清在王维研究上的全貌，也让我看到了他的学术实力和发展势头。这以后，我们或书信往还，或电话交流。2003年和2004年有两个会议本可以聊解一下我们的难见之渴，然而却终因阴差阳错而未能如愿，故而至今仍没有能够享受到促膝谈艺的快乐。

志清虽偏好王维，却不局限于王维，而是广泛涉猎，兼治史和论，打通古与今。我陆陆续续地阅读了他寄赠给我的书和论文，发现他的研究视野开阔，思考问题的视角也较为独特和



深入，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有强烈的创新意识。他尝试运用生态学的观点来研究王维和盛唐山水诗，其大胆探索精神，着实令我钦佩。我也有心关注他在多种学刊上发表的有关文章，据检索统计，得知他在近三年时间里发表的盛唐生态方面的研究论文，竟有十七八篇之多，而此著就是在这些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使研究系统化和深化的成果。如今，志清的专著《盛唐生态诗学》就要出版了，我感到十分高兴。

对于王维与盛唐山水诗，研究者甚众，所以在这一领域，要想有所突破是很困难的。但志清钟情于此，也执著于此，不怕困难，另辟蹊径，立足于创新，终于写出了这样一部很有特色的论著。笔者认为，本书的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独特的研究视镜。志清将文学与其他学科打通，实行跨学科研究，以生态学、文化学和社会学的研究视野实行“全面视镜”的考察，在传统研究方法的突破、研究思路的超越、研究领域的开拓和思想观点的更新上，都具有意义。文学和生态学有何关系？人与自然是生态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而我国古代对这个问题有过许多论述，如老子的“道法自然”、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董仲舒的“天人之际，合而为一”等等；盛唐山水诗人的歌咏自然、与之交融契合，也是就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回答，所以用生态学的观点来研究盛唐山水诗，并不是生拉硬扯的套用。运用生态学的原理、方法来研究人类文化，研究文学或美学，在学术界已经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然而，以生态思维来研究盛唐山水诗群落，研究盛世和谐的，并且是以生态为本体而对此作系统研究的，国内外尚不多见。以生态思维来研究古代文学，完全是基于研究自身突破的需要，志清以生态思维

来研究古代文学，使社会、文化、自然和文学等现象成为各自独立而自由的生态位，进而形成“链式化”系统的和谐生态，使研究更深刻地涉及文学发生的许多本质性的问题。

第二，文学本位的研究特色。志清的研究，不是迷恋于细枝末节考证的那一种，他似乎不善于考据与笺注，也不擅长于发微钩沉的述证，而长于思辨，长于审美，追求动态分析，专注于“六经注我”的智慧解读。但是，这不等于说他忽略材料考据而空泛作论。应当指出，作者还是比较注意材料的整合的，可在其书中见出他对古典文献资料的自由运用。志清此著既重视理论概括，又注重文献研究，追求文献考证与理性思辨、审美体验的融合。尤其重要的是，在志清的从容开展和举证剖析中，在运用生态思维而对具体事件作合情合理的描述中，在丝丝入扣的思辨和层层深入的思辨推论中，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应到一个中年学者思想脉搏的跳动，感受到一种扑面而来的活泼的文学气息。

第三，灵活多变的研究方法。志清以文史的站位，参照和化入其他多种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使他的学术视野大开，避免了学术思维的僵化，这非常有利于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突破。在具体的论证过程中，他运用得比较多的是文化生态学、比较文学、发生学和原型理论等，较好地解决了研究的文学性与研究的文献性的结合问题，解决了群落特征的宏观描绘和诗人个体的具体考察的结合问题，解决了历史背景的纵深考察和事实层面的细微分析的结合问题，从而提出了新看法，得出了新结论，对盛唐山水诗群落形成与山水诗高潮出现的原因，作出了新的解释。虽然他的这些看法不一定能马上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成为定论，但这些观点能够给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对古



典文学研究的深化具有促进的作用，则是可以肯定的。

志清先生索序于我，因为忙于各种事务，只是匆匆阅过其书稿，所以只能写出以上一些非常粗浅的意见，不当之处，敬请著者和读者批评指正。

陈铁民

2005年4月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目 录

绪论 盛唐山水诗群落的生态阐释	(1)
一、“生态思维”的方法论意义	(1)
二、“生态思维”的研究思路及特性	(3)
三、人性与自然在生态意义上的本质对应性	(9)
第一章 自然环境的特优性与诗人山水	
因缘的依赖性	(13)
一、特殊优越的自然生态与诗人的因缘依赖	(13)
二、自然环境的人文化进程与山水诗群的 归依自性	(20)
三、山水自然中的静美精神与诗人的归寂之态	(25)
第二章 城市的迅猛发展与精神家园的执著守望	(30)
一、盛唐城市化的形制与特点	(30)
二、全新生态与构筑精神家园的意义选择	(34)
三、“回家”的生命状态与价值指向	(39)
第三章 特殊的文化策略与文化的诗学性格	(45)
一、盛唐的取士观与特殊文化环境的形成	(46)
二、“进士文化”与诗人的特殊生活形态	(50)
三、特殊的文化环境与“以士取诗”的阅读期待	(56)
第四章 时代的接受期待与阅读的接受引领	(60)
一、文化政策与接受方向的规范	(61)
二、文化的整合与接受趣味的转移	(65)



三、唐人选唐诗与接受美学的引导	(69)
第五章 特殊的诗人群落与“派”的自发生态	(76)
一、“物以类聚”的自发生态	(76)
二、因缘聚散的“派”的联系	(78)
三、独特的“派”的生态要素与特征	(87)
第六章 盛唐诗人的名士情结与人格范型	(93)
一、盛唐诗人的“名士情结”	(93)
二、盛唐诗人的“人格范型”与定位	(98)
三、盛唐诗人的“人格范型”之成因及其比较分析	(107)
第七章 休闲的风气与别业的创作生态	(112)
一、别业的兴盛与新型的生活态度	(112)
二、时代的休闲特征乃别业普遍化的生态背景	(117)
三、别业题材与闲适主题	(121)
第八章 宇宙中心主义的自然生态观	(127)
一、重要的是对自然的认识	(127)
二、心“空”万物的自然态度	(132)
三、关键在于与自然山水结成什么样的关系	(136)
第九章 生态本位的盛唐诗美观	(141)
一、“美在自美”的生态审美观	(141)
二、盛唐“美在自美”美学的哲学背景	(145)
三、“物皆自得”的山水诗美学形态	(147)
第十章 自性皈依的精神自觉	(152)
一、禅宗的自性皈依与盛唐的人性奋扬	(153)
二、禅宗的“自性”理性与山水诗的“境界”形态	(157)
三、佛禅文化的流布与语言、思维的失范	(163)

第十一章 “兴现物象原样”的语言策略	(167)
一、名词并置复叠的语言新秩序	(168)
二、盛唐语言意识的觉醒与当时的语言水平	(171)
三、语言策略所引起的艺术形态及效应	(177)
第十二章 盛唐山水诗群落的个案研究	(186)
一、沈、宋的流贬与盛唐山水诗的开篇	(186)
二、“王维模式”的内容特征及其文化意义	(199)
三、孟浩然诗的特定意象及特定思想内涵	(214)
四、刘长卿山水诗的盛唐面目	(228)
后记 生态关联的研究视野和价值观念	(241)
一、本书讨论的两个内涵之界定	(241)
二、本书运用生态思维研究的意义	(243)
三、本书的框架及前期研究概况	(245)
四、本书作者研究的作风与短长	(248)
五、尾声	(249)

绪论 盛唐山水诗群落的生态阐释

盛唐山水诗是一种十分奇特的文学现象，又是一个很不容易阐释清楚的现象，多少年以来，我们试图最有效地阐释它的发生、特征、价值和影响，然而，所展现出来的往往只是冰山一角。我们以为，对于这样一个活动于中国古代经济、政治、文化鼎盛时期的文化群落，对于这样一种在极其优越的生态环境中诞生的山水诗文学奇观，以生态思维来讨论也许是一个最佳途径。因为这样既可以考察盛唐山水诗派审美活动全过程，考察所有的“生态因子”所构成的彼此关联、互为作用的生态环境，又能展示和呈现某一个具体的生态因子在一定的生存条件下的单因子状态和变化，以及这种变化所引起的其他因子的不同程度的变化及其反作用。

一、“生态思维”的方法论意义

严格意义上讲，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是一种生态，都处于一定的生态系统之中，自然如此，人亦如此，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均如此。自人类出现之后，单纯的自然环境就不再存在了。而人本来就是自然生成的一种“现象”，马克思就这样认为：



“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1](P95)}以生态思维来看，盛唐山水诗派作为生态环境中的文化生物群落，既是这种生态位对于环境选择和适应的结果，也是其自身进化发展而对生态环境的适应、消费和创造的结果，是同一类或同一层次的物种在最适合它生存生长的环境中聚集而群生，形成了特定的生态圈。也就是说，之所以在盛唐才出现了王维，出现了孟浩然，出现了以王、孟为代表和轴心的山水诗群，出现诗风相近的山水诗高潮，这些从本质意义上来说，都是一种生态现象，是一种生态效应和生态结果。

生态学原是生物学的一个分支领域。生态学发展到人与自然普遍联系和互为关系的研究层次时，就已经具有了哲学的性质和意义，已经成为人们认识世界的理论视野和思维方式，具有了世界观、道德观和价值观的性质。德国著名生态学家汉斯·萨克塞在《生态哲学》的“前言”中指出：“生态学要求观察事物之间的关联。”^{[2](P3)}“应该把生态学理解为研究关联的学说。”他的《生态哲学》一书最重要的观点就是：“生态哲学研究的是广泛的关联”。^{[2](P70)}而我们提出“生态思维”的说法，已经不是生态学的原意，也不是生态学与诗学的简单相加，而是在二学科之间再设一个共生区。我们所说的“生态思维”，不仅是自然观，也是社会观和哲学观，是以社会、哲学的观念来研究生态的系统观。既是方法，又是思维，而且还是理论本身。从方法论的意义上说，方法只有当它融入思维，并且转化为思维的精神，成为思维的路线、过程及内容、结果的时候，这样的方法才是可靠的和有价值的。我们以为，生态思维，最本质和最核心之所在，就是它是一种“广泛的关联性”和“关联的广泛性”的思维，是生态哲学意义上的方法论，是以整体性的

生命状态为中心的系统思维。我们以生态思维来考察盛唐山水诗群落，企图形成一种以生态观来解释其所有的存在和状态的话语系统。而我们以生态思维将盛唐山水诗揽入生态的视野，实在是因为盛唐山水诗之发生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生态现象。山水诗高潮之所以出现在盛唐，有其文化的因素、政治的因素、时代的因素，也有自然条件的因素。其广袤而深邃的生态背景，博大而缜密的文化形态，不是任何一种现象所能解释和概括的。生态思维所生成的生态智慧，就是用生态现象来综合考察其综合因素的空间生态与发展生态，使各种层面、各种性质的独立现象，形成环形因果关系，进而使研究呈现出一种生态的网络关联。

因此，“生态思维”取“关联”的性质，取“系统”的意义，这既是我们的研究视域，研究方法，更是我们的理论结构和体系本身。以生态世界观与生态价值观为基础、为视境而观照盛唐山水诗，这种方法我们称之为“生态本位”的文学研究。文化生态系统是一个以天地为空间、以人的文化活动为中心的开放性的生态系统。文学的“生态思维”，也就是把盛唐山水诗放置于广泛的生态关系中，把与其有关的人、社会、经济、文化等进行关联性和一体性的考虑，而且是突破学科的阈限，增进学科与学科之间沟通和整合的机缘，以生态的系统观和生态的价值观来对盛唐山水诗群形成的诸要素进行综合考察。

二、“生态思维”的研究思路及特性

生态学主要是研究地理环境，研究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而生态学着重研究经济赖以存在的“地理基础”的



思路，给文学研究的启发也是显见的。生态思维，正是借助生态原理来说明物种性质、关系及其发展机制的生态圈，因此，我们的研究也就必然要求符合“生态原理”的特性。那么以生态思维来阐释盛唐山水诗群落，这种观照与阐释具有什么样的思路及特性呢？

1. 生态思维的关联观

生态学认为：所谓生态因子，是指环境中对生物生长、发育、生殖、行为和分布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环境要素。如温度、湿度、食物、氧气、二氧化碳和其他相关生物等。生态因子中生物生存所不可缺少的环境条件，有时又称为生物的生存条件，所有的“因子”构成了生态环境。环境中的各种生态因子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彼此联系的，互相促进的，同时又互相制约，任何一个单因子的变化，都必将引起其他因子的不同程度的变化及其反作用。以生态思维来看，我们所研究的对象是盛唐诗群，是这一诗群所以发生的各种机制，其发生形态及因果也存在有与生态学研究对象一样的对生互动的关联性。以生态学观之，所有的“因子”构成了生态环境，生态位的形式及变化，是由生态“环境”的变化而引起的。作为生态条件的环境而言，盛唐山水诗群落的生存就有自然环境，社会、文化时空环境，还有其本身的内部环境。而在这样的一个具体而整合的生态环境中，所有的生态因子都不可能是独立于界外的。这三个层次，即为三个生态圈，三个生态层面，而此三者又是交互作用的，彼此生成整合效应，形成了具有共同生成机制的生态环境。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对“环境”的理解，也就不会是一般意义上的“背景”了。因此，我们研究盛唐山水诗群落的环境生态时，也就不会是线形因果的“背景研究”了。

对盛唐山水诗人这一群关系上比较密切、稳定的文化群落，我们以生态思维观照，就会发现这种群落关系在生态学意义上的关联性和互动性，也就使表面上看起来各自独立的现象在生态学意义上关联起来，而且形成了生态中诸因子健康互动的文化平衡。生态学认为，特定生态中的任何价值因子，即使是最卓越的因子，对其他异质生态来说，都不可能具有先验的和绝对的合理性。只有当这些因子成为新的生态系统中的有机构成，并确证了自己在异质生态中的存在现实性后，才能在与该生态系统中的其他因子的健康互动中获得价值合理性。以生态思维考察，盛唐山水诗的研究不只是文学的研究，需要把目光由原来只是盯在文学上，而转移到关注生态视野里的大文化研究上来，这包括经济、政治、宗教、文化，乃至气候和地貌等。林庚就曾说过：“唐代诗人们的普遍成就，固然首先取决于他们的生活内容和时代的精神面貌，……但是如果缺少了这时代的语言水平，也就难于顺利完成那诗歌的繁荣事业。并不是每个好的内容都天生会成为好诗，每个有生活的人就都是杰出的诗人，或深刻的思想性便必然带来优秀的艺术性。”^{[3](P131)}虽然此论是从“语言”一方面来说的，但强调的是“环境”，是整个时代的意义。“诗坛高度的繁荣却正是以一般水平为基础的，唐代诗歌不易企及的原因之一，正是这诗歌语言成熟发展的结果。唐代诗人们的天才能够如鱼得水地获得那么充分的发挥，离开了时代的水平是不可想象的，难道其他时代的诗人们就那么缺少天才吗？”^{[3](P132)}我们以生态思维来理解这一番话，就发现这里讲的是生态上的意义，讲一种关联性，强调了盛唐语言的时代整体水平对某一个具体诗人所发生的生态效应。

我们在研究中确立生态关联观，正在于突出盛唐山水诗群



落存在的生态环境和生态效应，关注这种特殊“群落”的内部结构和功能特征，从自然与社会、自然与人、自然与诗之间形成的网式关系等方面，对盛唐山水诗群落进行复合性的生态阐释。

2. 生态思维的秩序观

我们以为：生态平衡稳定的决定性因素是生态的秩序。生态的秩序，主要体现在生态因子的主次序、内外因的关系上。以生态学的解释，在环境的诸因子中，对生物起决定作用的生态因子，称之为主导因子。如光合作用时，光强是主导因子，温度和湿度为次要因子；如植物与土壤比，土壤为主导因子，植物中有多种生态类型，有喜钙植物、喜酸植物，也有沙生植物、盐生植物等。生态学又认为，生态系统中的各生态因子之间的关系以及各变数往往是非线性的。生态系统中的每一个点都成为一个“位”，而每一个“位”则与周边的其他“位”形成呼应、延伸、交流的因果关系，每一个生态位与外部所发生的关系，多向往复的联系，形成了系统的开放的态势，既有与周边系统协同、协调的融洽性，又有各自本体与大环境之间的相独立的个体性；既有相生的平衡，又有相克的矛盾张力，形成动态性、稳定性、有序性的生态大系统。如此观照以王维为代表的盛唐山水诗群落，我们就发现，在这一文化群落里有一个秩序化的格局。在这种格局中，自然之主体与人之本性的内在关系，具有深刻的呼应内容。诗人是社会、文化、自然的生态物，与山水这些纯自然的生态物之间，诗人与诗人之间，具有一种生态的联系，其间良好的生态秩序，使这个群落形成了相生性的生态运动，这不仅实现了与环境的持衡，而且形成了互摄共生的良性的生态气候，亦即生态区或生态圈。在此生态圈

内，主导因子与次要因子之间，各个“生态位”之间，都处于整体联动中，一枝摇而百枝动，是一个互动互生的生态场。因此，虽然看上去，盛唐山水诗群落没有法定的领袖和旗帜，却形成了众望所归的主从有序的格局，形成了主将与小卒的轻重秩序。因此，盛唐山水诗群落虽然没有什么“派”的外在形式，却形成了真正的“派”的意义，形成了一种无派而却比有派还要融洽的“派”的联系和生存状态。这一特殊的文化派别，正是以群落的生态秩序来显示其增殖方式，显示其规模效应，显示其特异风貌的。

3. 生态思维的本位观

“生态思维”是建立在生态本位观上的一种思维。以生态本位观来看，人与自然都同样具有“本位”的意义。这是我们从盛唐山水诗里读出来的启示。人之超越自然、凌驾于自然之上而成为自然的主人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人的异化之开始。也就是说，把自然美视为人的力量的对象化，也就意味着把自然美视为社会美的一种形态，这恰恰否定了自然美之本身，取消了自然客观存在的独立性。汉斯·萨克塞说：“我们自己也是生态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点是直到今天我才慢慢认识到的。”^{[2](P2)}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是平等的，而且具有同样性质。生态本位观，就是把自然作为逃避异化的一种具有审美意味的生命精神，就是在与自然的高度融合中体验到生命与自然一体的自由与欢欣的一种生存状态。法国思想家、现代生态伦理学的奠基人施韦兹认为，原来所有的伦理学一大缺憾就是只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他在其《敬畏生命》一书中指出：“只有当一个人把植物和动物看得与他的同胞生命同样重要的时候，他才是一个真正有道德的人。”^{[4](P9)}生态伦理学(包括生态美学)所要